

碧血千秋

一抹和平绿 多小男儿血

大反攻

何楚◎作品

大反攻 中日双方均势在必得

大反攻 一场关乎20万将士生死存亡的决战

大反攻 两个民族在生死关头意志与决心的最强悍碰撞

松山血战 中国远征军最惨烈的牺牲

何楚◎作品

碧血千秋

大反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碧血千秋：大反攻 / 何楚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075-3524-2

I. ①碧…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15930号

书 名：碧血千秋：大反攻
标准书号：978-7-5075-3524-2
作 者：何 楚
选题策划：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宋军占 钟卫芳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bs.com.cn>
电子信箱：hwbs@263.net
电 话：总编室010-58336239 发行部010-58336270 编辑部010-5833619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平谷早立印刷厂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20
字 数：280千字
版 次：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9.8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谨将此书献给所有死去的和活着的中华儿女。

让逝者英魂安息，让生者良心安宁！

向我们的前辈敬礼，碧血千秋，英魂万古！

目 录

第一章 远东战事	001
第二章 活 尸	021
第三章 蝎 子	088
第四章 井田医生	057
第五章 撕裂噩梦	077
第六章 瘸 狗	108
第七章 咆 哮	188
第八章 异域的鬼	185
第九章 荣誉老兵	191
第十章 枪 火	228
第十一章 复仇者	248
第十二章 碧血千秋	285
第十三章 老兵不死	297

第一章

远东战事

一位美军战地女记者眼中的中国士兵。

那是张集体照，三十余名全副武装的中国驻印军士兵，背景是丛林。

大概是匆忙拍摄的关系，摄影者选择的角度并不好，光线很暗，士兵们站得也散乱。队伍当中有歪戴军帽的，有大敞领口的，甚至还有穿着野战皮靴打绑腿的，个头高的高、矮的矮，看上去俨然一群乌合之众。微妙的地方在于，前排能看见的每一只右手都在步枪扳机处，队伍当中有人在傻笑，却依稀是食肉动物的眼神。

不久前，这张照片被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加以整版北缅战地报道，在美国引起轰动，许多传媒人士都对此大跌眼镜。早在几年前，确切的时间是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也曾报道过中国，但那时的内容，却是南京大屠杀。

这次从缅甸发回的中国驻印军报道，正是由《纽约时报》主编阿尔梅达·托尼，亲自操刀编辑。在主编位置上干了半辈子，阿尔梅达审阅过的稿件数不胜数，工作态度严谨苛刻。用报社记者的话来形容这老头，说是哪怕闭着眼睛去躲德国人的子弹，成功概率也要比在他手上通过稿大。

许多人都以为老辣的阿尔梅达要失算了，全世界都在打仗，诸如“决胜！转折性的中途岛战役”、“太平洋舰队势不可挡”、“墨索里尼——天才的丑剧表演家”此类新闻充斥报端，大事件大选题随手可抓，可他却偏偏

选择了聚焦中国士兵。

战争时代，读者需要的是激励。

中国人确实正从被压制、被屠杀的命运中挣脱出来，一点点踏上了反攻之路，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同盟军，将抗日战场扩展到了境外。对于饱受战争创伤的亚洲盟国，美国民众历来抱着淡漠心态——贫穷和落后从一开始就维系了许多东西，没有人料到会经历今天这样颠覆性的改观。

“滇缅公路”——这无疑是个关键词。自从这条国际物资援华的最后生命线被日军扼死，中国人就已经没了退路。出兵缅甸、败走野人山、入境印度，中国驻印军的组建存在着必然性，但后期的强势崛起却可以视为奇迹。这支卷土重来的远征部队在美式军械的武装下犹如饿虎出山，仅仅用“刮目相看”这个词，已很难形容日军方面的感受了。

此刻整个报社还沉浸在销量新高带来的亢奋当中，阿尔梅达却独坐在办公室里，脸色阴沉，对响个不停的电话铃声充耳不闻。桌上正摆着一份样报，那些中国士兵定格在版面中央，屋里只有雪茄烟头在一明一暗，青雾缭绕。

“对不起，没有预约的话，恐怕阿尔梅达先生不会见您……对不起？我在跟您说话……”女秘书惊讶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办公室的门随即被人大力推开。

室内浓烈的雪茄烟雾涌动起来，来人略略停步，皱眉，随即以军人式的步伐大踏步走进，皮靴踩得地板咯咯乱响。

阿尔梅达沉默地抬头，看清来人是谁后，向小跑追进的秘书珍妮摆手，示意无妨。珍妮大概是从来也没料到过，威严古板的主编大人居然会有这样好脾气的时候，愣了半天才带上门离开。

“报道很轰动，不过，中国人似乎也给你带来了不少麻烦？”电话铃还在固执地响，来人瞥了一眼办公桌上那份样报，不无揶揄地问。

阿尔梅达摘下电话听筒扔到一旁，靠回椅背，苍老的脸庞上毫无表情，“很久没有自己动手编辑稿件了，算上这个的话，确实有点麻烦。”

“这几天我听到最多的话题，就是人们觉得在亚洲战场上，美利坚有了值得信赖的战友。除了那些坚持美国救世论和种族至上论的大人物，在对此感到不快以外，舆论几乎一边倒。”来人站得笔直，无视了阿尔梅达请她坐下的手势，“祝贺你，令人惊讶的胜利。”

“新闻需要切入点，试着站到读者的立场上去，就不难了解他们想要的是什么。”阿尔梅达以传媒圈子里最著名的格言回答她，同时疲倦地笑了笑，“另外，稿件是理查德发回来的，我只不过后期编辑了一下，胜利属于他。”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调令，理查德也不可能去缅甸。所以胜利还是属于你，而他，跟报纸上这些中国人一样，都是悲哀的傀儡，只不过操纵者不同。”来人冷笑。

“傀儡是拍不出这种照片的，傀儡也打不赢这场战争。”阿尔梅达把报纸往前推了推。

除了中国驻印军某团突击队照片以外，《纽约时报》驻缅战地记者马龙·W·理查德，还发回了战地报道、伤亡报表，以及简略地图。报表后期，短短数周时间里，这支尖刀部队的伤亡率就达到了百分之九十，而代表该团锋线的红色箭头却在交战最激烈的胡康河谷区域，恐怖地向前推进了近百里。

阿尔梅达当年也曾是名军人，他自然懂得那条红色箭头代表着一条真正的血路。之所以在几十张照片中，选择尖刀部队一个排的集体照登上《纽约时报》头版，是因为在照片右下角，理查德留有一行标注：“全体阵亡”。

“中美人民都需要英雄，只可惜这些士兵未必是英雄。任何被塑造出来的都不是真实的存在，而媒体的作用就是将其无数倍地夸张化，好让读者顶

礼膜拜。”那名不速之客无动于衷，冷冷地推回报纸。

“有机会的话，你真该亲眼去看看，缅甸战场上有没有所谓的被塑造者！”阿尔梅达终于被激怒。

“我会去看的，很快就去。”来人微笑起来，“理查德是我的未婚夫，他跑去缅甸这么长时间，我也该表示一下关心了。”

“你说什么？！”

“放心吧，不通过你的人际网，我也能搭上去东南亚的飞机。在华盛顿，有许多军方人士乐意帮我这个小忙，不管是我，还是我代表的华盛顿邮报，都有足够的理由让他们展示绅士风度。”来人笑得更加欢畅，明亮的眼眸中满是讥嘲，“对女人来说，每个男人都是工具，只不过分有用的和不那么有用的，这还是你教我的东西。”

阿尔梅达意识到对方并非说笑，眼神慢慢变得锐利起来，“日本人不会在意你的肤色，任何在战地俘虏的女人，他们能够强奸一百次，就绝不会在九十九次后杀死，哪怕那已经是块遍体鳞伤的烂肉。”

“好了好了，我只是顺路去看理查德，去缅甸其实是为了我自己，这个理由够充分吗？”来人轻松地摆手，“来这里是为了道别，用不了多久，我的战地报道就会在华盛顿邮报上连载，希望你会喜欢。”顿了顿，她的目光再次落向了报纸，“能把这张照片原件给我吗？我想去缅甸了解驻印军的一切，说不定，那将和你们报道的完全不同。”

半小时后，同样急骤有力的脚步声，去往了楼道尽头，直到那雌豹般美丽的身影再也没有了踪迹，秘书珍妮眼前仿佛还跃动着她火红的长发。

“阿尔梅达先生，刚才那位是？”珍妮小心翼翼地来到办公室门口，忍不住多了句嘴。

“我女儿。”阿尔梅达涩然一笑，“确切地说，是我的继女。”珍妮还没来得及现出吃惊表情，就看到老人扬起手中报纸，“她质疑报道的真实

性，正如她从来都质疑我认同的一切那样。”

“我的第二个哥哥因为失去一条腿，刚从亚洲战场上回来，看到这条新闻的那天，他流了泪。”珍妮沉默了一会，替老人拉开房间里低垂的窗帘，打开窗户通风，“我不认为理查德发回的报道，有任何失实的地方，您的后期编辑也很客观。”

阿尔梅达点了点头，却不再说话，花白的双眉锁得更深。

阳光正从落地窗投射进来，将桌面切割成光与暗的两界。暗面那一端，样报版面上，那些中国士兵正在凝望着他，前排正中央被簇拥的年轻少尉，生着一双深而狭长的狼眼。

“此路通往东京”——照片上方的新闻标题犀利锋锐，就像那双眼中的光芒。

※※※

半个月后，北缅，胡康河谷战区。

夜已经很深了，隆隆惊雷仍从天边不断滚来，一阵又一阵。

狂暴的风雨正席卷山林，落叶下的每一寸腐殖土都被泡成了糨糊。借着闪电光亮，美军上尉雷克·达蒙抽出军匕，无声无息地潜到林地边缘，左手反扼一人咽喉，右手一个横拉动作。

遭袭的日本哨兵在黑暗中瞪大了双眼，不自觉地去捂被割断的喉管，疾喷出来的血泉一下子就被暴雨卷得干干净净，他没能发出半声哀嚎便倒下，触到地面时已像倾颓的老树一样了无生机。

二十几名美军士兵幽灵般从林带中钻出，排出扇形攻击阵势，直扑山脚下的村庄。直到突前位置的几人深入村屋内部，交火声才首次响起。

日本人显然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夜幕下到处传来惨呼与嚎叫，像群正

遭遇猎杀的豺狼。刚开始，他们的阵脚并没有被打乱，反击也一如既往地凶狠顽强，直到连吃了几颗手雷，三八大盖的点射动静才慢慢稀疏下来。

如今的北缅可以说是到处战火纷飞，中国驻印军反攻的势头狂猛无比，连克瓦鲁班、孟拱数地之后，美军飞行员从高空望下去，漫山遍野都是日本溃军，被打散打残的部队不知凡几。

这个遭缅民遗弃的小村庄，在战后陆续聚集了两个多班溃散的日本兵。战无不胜的菊兵团已经成为过去，外界到处都是盟军部队，这一小拨日本兵群狼无首惶惶不可终日，甚至连寻找大部队的勇气都没有。

战前侦察带来的优势是明显的，汤姆森冲锋枪在近距离交火中摧枯拉朽，突袭者很快结束了战斗。许多日本兵到死也没能想通，这么荒僻的地段，敌人是怎么摸上门来的。

照惯例，这支代号为“S”的美军特别行动小队，没有留下任何活口。日本兵的嘴向来很紧，队员们从很早以前开始，就再也没有了跟他们沟通的耐心。

部下清扫战场的同时，雷克上尉停步在蹿起火头的村屋边，从口袋里摸出军事地图和铅笔，借着光亮打量起来。用双脚丈量过几乎小半个战区周边之后，今天这个小村庄的拔除，等于是抹去了军事地图上南部的最后一点，雷克拧着浓眉，手中铅笔涂抹一番，跟着打了个箭头转折向北。

“头儿，你旁边的屋子都快塌了！”绰号“蛮熊”的黑人士兵远远地叫，这家伙的嗓门向来和块头成正比。

雷克没看他，而是看另一个方向。

雨幕中，几名断后的美军士兵正簇拥着那女记者往这边走来，后者似乎是已经习惯了血腥场面，步伐迅捷有力。

“上尉，还是没有发现吗？”凯瑟琳淡淡问。

雷克只觉得自己的太阳穴又在隐隐作痛，已经走过来的蛮熊开始冲他诌

笑，一口牙在火光下白得耀眼。

“这妞可真酷！”蛮熊鬼祟评价，他的上尉则无声地骂了一句脏话。

撤入山地之前，走在最后的雷克回身看了一眼，他看的不是刚变成死地的村庄，而是远方。

滚荡的并不仅仅只有雷声，天穹隐约被分成了两半，这边是永黑，那端却透射出血红。孟拱河谷方向，就连云层也仿佛蓄满了铁水，无数曳动交织的光带忽明忽暗，大地的颤动即使在百里之外也能够清晰感应。

这末日般的景象与自然无关，而是由人类亲手缔造。曾在北非经历过无数征战杀戮的美国陆军上尉，此刻也被如此宏伟狂暴的战争景象震撼，他没料到已经满身创痕的东方巨人一旦伸出沉默的铁腕，竟会连天地都为之变色。

※※※

雷克从不否认自己是最偏执的武力至上者，而在他的词典当中，武力历来就只和雄性联系在一起。还在南太平洋战场上纵横杀戮的时候，他不曾想过有朝一日会带着最精锐的手下远赴缅甸，穿行在这片被硝烟笼罩的英殖民地上，跟中国人并肩作战，并且最终沦为一个妞的跟班。

现在这一切都变成了现实，而他却无能为力。

鉴于中印缅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一再要求，美国陆军部将雷克这样的丛林战老手，悉数从其他战场乃至美国本土编制中抽调出来，编成第五三〇七游击混合部队，全员2500人，司令长官为美军准将F·麦里尔。简称麦支队的这拨美军精兵从1943年冬季开始，就奉命来到印度磨合整训，1944年移驻利多伺机行动。史迪威将军计划让麦支队配合丛林作战，以呼应中国军队的正面进攻，中方将领对此也极为重视，一再告诫部下，要与美方建立

良好协作关系。

麦支队中都是些久经沙场的老鸟，在某些方面，要比一般美军难伺候的多。战事上的无所作为让许多家伙都心存怨气，他们并不认为正在北缅高歌猛进的中国军队有什么过人之处——如果角色互换一下，让美军去和日本人正面较量，那些酷爱蓄仁丹胡的小矮子肯定会更加绝望。

正式作战命令迟迟没有下达，利多军区不比寻常美军基地，纪律极其严明，时间一长，麦支队中许多家伙都感觉到自己像在坐牢。然而，等到真正踏上北缅战场的那天，他们却并没有如想象中那般轻松地迎来胜利。

中国驻印军新38师113团攻打瓦鲁班后期，麦支队奉命由东北方配合进攻，在没有构筑阵地的情况下，遭到日军猛烈反扑，晕头转向节节败退，美国人的傲慢和优越感被这一仗打得灰飞烟灭。另一方面，英印军第3师也参与了战斗，只可惜非但没起到应有的辅助作用，反而扯了新38师后腿。

直观对比之下，无论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无疑都对自身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华盛顿邮报》特派记者凯瑟琳飞来缅甸那天，麦支队的统率者麦里尔将军亲自赶到简易机场迎接。当有着一头瀑布般火红长发的凯瑟琳，走下C-47运输机舷梯时，那一瞬的风采惊艳了所有在场的中美军人。即使是身着得体的职业装，她看上去也完全是野性和诱惑的混合体，套裙下起伏的曲线透着歇斯底里的诱惑，强大自信则令她顾盼生辉。

人都有气场，这是中国人历来信奉的东西。

雷克上尉第一次看到这个妞，就觉得她不是简单角色，把这样的尤物弄上床或许会很爽，但过程绝不会比驯服一条眼镜王蛇容易多少。雷克从没有跟自己过不去的习惯，所以对于那些口水流到三尺长的手下，就只是一人赏上一记大脚完事，对参与他们的种种变态意淫毫无兴趣。

凯瑟琳在北缅的初次采访，就是以麦支队为对象。在她举起的相机镜

头前，没有一个美国大兵具备夸夸其谈的勇气，毕竟前不久那场败仗给他们带来的折辱感，是极难抹去的。很快，凯瑟琳的第一篇战地报道，飞越重洋发回了美国，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标题是：“输在起跑线上的丛林精英”。

比起交际时的八面玲珑，女记者在报道中展现的另一种风格无疑令人生畏。与此同时，她也表现出了对中国军队异乎寻常的关注，并从不掩饰。

大发雷霆的麦里尔撤了瓦鲁班战地指挥官的职务，命令雷克上尉以及他的小队，担任起护卫任务，随同凯瑟琳进行战地报道，并寻找另一名美国战地记者理查德的下落。据说那个理查德是在前不久某次随军报道后被列入失踪名单的，他隶属《纽约时报》报社，另一层身份则是凯瑟琳的未婚夫。

对于寻夫这档子事，雷克完全当成了笑话来看，他有不少阵亡兄弟的妻子，领到抚恤金后都很快改了嫁。雷克只是奇怪麦将军为什么会被一个小妞牵着鼻子走，直到另一条小道消息传出，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小妞不单单人脉广，后台硬，她继父还跟老麦是一条战壕里出来的战友。

从枪林弹雨中磨砺出来的情谊，比许多东西都来得真实可靠。雷克开始明白老麦这次是玩真的，也就不得不憋下一口鸟气干起了女记者的全职保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更何况他是麦里尔的老部下，有些东西不用明说也懂——有人跟着，总比那妞自己到处乱跑，把一些不该报道的东西随随便便捅出去的好。

雷克的手下虽然在战场上都算猛人，但某些方面的智商却和肌肉发达程度成反比。凯瑟琳的出现对于他们来说，几乎就是一针无限量的雄性激素，对于雷克的负面情绪，他们全都嗤之以鼻。

无论旁人的心态如何，凯瑟琳的北缅之旅就此开始了，有了S小队随行护卫，一切似乎都尽在这位野心女王的掌握之中。

雷克总觉得，不远万里来找自己男人的女人，不该是那种眼神。

※※※

搜寻行动再次宣告无果之后，凯瑟琳和雷克小队回到了利多军区。走进专门安排的单人营房，凯瑟琳第一时间踢飞皮靴，脱光衣服，打开水笼头狠狠冲了把澡。

十多天跋涉在山地野外，就连饮水都是问题，更别说能像个正常女人那样洗漱清洁了。凯瑟琳直到搓得全身发红才离开简陋的淋浴房，还算稳定的供水没像上次那样洗到一半就断掉，这让她心情多少好了一点。湿淋淋地点起一根烟，凯瑟琳赤裸着躺到床上，冲着天花板吐出一个烟圈，挺拔的眉梢慢慢拧起。

理查德还是如同人间蒸发，没有半点线索。

寻人是跟战地报道进程同步进行的，简单来说，采访到哪里，就去那一带寻找可能存在的蛛丝马迹。理查德的失踪很突兀，并不在计划之内，凯瑟琳不想让任何因素影响到工作。正如雷克上尉所预料的那样，她对寻人投入的热情绝不更多一些。

中日参战部队正在北缅绞成一团乱麻，算上那些把触手探伸到四面八方的游击侦骑，这里仅剩的净土似乎就只有那些原始大山了。S小队自从被调来凯瑟琳身边，雷克上尉丰富的战地经验，便成为野外行动的第一安全保障，这次针对敌军溃兵的突袭之所以能先发制人，正是靠着他那双锐眼对环境的观察。报道进行得很顺利，另一方面，通过麦里尔将军，利多军区几乎所有可行的调查都已调查过，有关理查德的一切却毫无头绪。

“死了吗？”一直在回避的疑问固执升起，凯瑟琳屈指弹掉烟蒂，冷冷注视着那点黯淡的火芒在空中划出弧线，落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

同样是极度疲累下的一夜酣睡，雷克在早上见到凯瑟琳时，却发现对方

又变得精神奕奕，尽管没有半点妆容上的修饰，但整个人却夺目如晨星。

雨势还在持续，凯瑟琳走进位于军区另一边的麦支队营房所在地后，旁若无人地甩了甩淋湿的长发，许多还光着膀子躺在床上的美军士兵都因为这个诱惑力十足的动作而打起口哨。S小队队员则横眉竖目，恨不得跟那些讨便宜的家伙立即上演全武行，不短的相处时间已经让他们把这个美貌姑娘看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私有物，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概念，当然不止是中国人才会有。

比起部下，雷克表现得要冷淡许多，开口时根本连看都不看女记者，“我的人不是机器，在去下一个地方之前，至少得让他们休息够。”

“我打算在医院作几天采访，对象是中国驻印军，所以暂时不需要保姆服务了。”凯瑟琳微微一笑，“我只是过来说声谢谢。”

女记者走后，营房里鬼叫一片，雷克上尉犹豫片刻，还是跟了出去。

设在利多军区的第二十后方医院向来很热闹，院长瑞沃汀准将是个脾气很好的大胡子老头，总是笑眯眯的一脸和气。凯瑟琳第一次去医院，老头还泡了壶正宗铁观音请她一起喝，并追问自己泡茶的手艺有没有中国人地道。雷克后脚赶到医院时，正看到凯瑟琳站在一名中国士兵的病床边。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她的身影看上去有些孤零零的单薄。

按照美方高层的意思，凯瑟琳是没可能一个人进到这里来的，S小队并非唯一的跟班。女记者的报道风格已经让许多人领教过厉害，在某些官僚眼里，她无疑是麻烦的化身。

当然，对凯瑟琳来说，绝大部分难题永远都不算是真正的难题。

麦支队在北缅动作不大，战地报道方面，凯瑟琳已打算将重心转移。在报社指定的美军报道环节完成了七七八八之后，那些黄皮肤黑眼珠的中国人身上无疑有着更多东西可以发掘，《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本就是她一直想要超越的，只不过得从另一个角度。